

# 选择你的苹果

□ 姚 轶

关于大哲学家柏拉图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。柏拉图让他的学生们去苹果园里挑选苹果，选出最大最好的那一个，但只有一次机会。许多人无法做出选择，最终往往空手而归。因为当他们看见一个又大又好的苹果时，总觉得后面还有更好的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常常怀疑自己不够幸运，在柏拉图的苹果园里，没有拿到最大最好的那颗苹果。但这次去华丽高速项目学习，让我完全改变了想法。

华丽高速是一个大项目。十五座的中巴车，据华丽的同事讲，是专门用来接员工上下班的。施工现场离项目部有一段距离。当我坐着这台依维柯在大山里颠簸的时候，我想念永嘉，想念那个走五分钟路就能到的江南小镇。在过了远超秋名山的九连发卡弯后，我看到有一起来的同事吐在

了车上。从最近的人类城市，到这里，需要接近两个小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离项目部最近的工区，也是条件最好的工区。望着那些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我不禁一阵眩晕。

项目部条件稍好，坐落在山间的一块平地上，天高云淡，微风习习，只是周围少有人烟。我和项目上的同事聊天，他告诉我，这里连邮政也不来。取快递只能去丽江，项目部曾经和某家快递公司谈判，愿意出一万多块让快递员每周来送一次，然后被拒绝了。一方面是山高路远，人迹罕至；另一方面这路还是云南有名的“死亡公路”。但这也是有好处的，大家开玩笑地说：“到山里来，告别了网购，再也不用剁手了，真是省下来不少钱！”我想，这可能就是身处荒芜之境的“好处”吧，许多人是很难“享受”到了。

## 不负春光

□ 张慧玲

这春天的雨是柔媚的，似情人的眼波流转，伸手接一滴入掌心，晶莹剔透，一尘不染。这春天的风是母亲的抚摸，轻轻的，柔柔的，暖暖的。

娇柳、媚花、青山、溪水、薰风……一幅水墨画卷缓慢铺展在面前。江津中山古镇的吊脚楼静立在河边，一串串红灯笼像极了鲜艳的丝巾，说不完的柔情回传。青石板路边，手艺老人灵巧地编着各式竹制器具，时间流淌进了这丝丝竹子，或圆或方地凝固在了一个小小的世界里。在这里，一种远离城市的宁静悠然地存在着。细细品尝完充满乡村风味的午餐，向着爱情天梯出发。

刘国江比徐朝清小了10岁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两人相恋时，徐朝清是一个寡妇，而刘国江则仅20岁出头。为躲避世俗非议，1956年两人避居深山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为方便妻子出行，刘国江花半个世纪时间，在悬崖峭壁上为妻子凿出了由山顶直达

山下的6000多级石梯。当年避世的爱情如今成了多少人心中羡慕的模样。山谷里的流水清澈，水意润泽里透着春色和明朗。

一步步石梯不好走，因为陡峭只得用手攀着铁链慢慢向上爬，走到了520步，不一会后背被汗湿了。继续往上爬，额头已出汗，想着有6000步，才到1314步，前方不可谓不艰难，心里开始打鼓想下山了。难道就此放弃？可是爱情天梯上两位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是怎样，还是想看看，于是咬咬牙继续“手脚并用”向上爬。没想到后面的路是修整过的，可以一路小跑前行，没过多久就看到山顶出现一间房子。原来，这就是两位老人的故居。

没想到爱情的“终点”不过一间平常房屋和两亩田，平淡至极。但是这平淡之中，却蕴藏几十年如一日的相亲相爱。极目远眺，山下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依山傍沟，若不是这象征爱情的天梯出现在这，这里只是优美的绝境，

三月的风，四月的晴，五月的白云，六月的雨，我在沪通而你在哪里。  
折扇已悄然打开一瞬，飞出的蝶，溢出的香。漏出的一缕阳光，风，带起的味道，温暖了一地芬芳。

遥远的她借风带我一句话，或许是这阳光太暖，温了我的耳。知否春起花落等佳人，片片带霜。知否满地枯槁现鹅黄，朵朵芬芳。

你云袖舞动，飘摇而美丽。伴着漠河冰裂发出的脆响和南国的炸雷，捏起东边的初阳，将散落西北的水滴，泼向你的幕布。你宣告着你的回归，在我耳边轻一句，人类你可知春天来了，你何时来见我？此刻的我心急如焚。

而今我来了，江南的你，躲藏在闺秀的庭院里，微翘的飞檐，蜿蜒的长廊，转角处的一点绿，含蓄的样子如那枝刚露花蕾

在华丽待了几天，一直没有去二工区和三工区看看，实在是最大的遗憾。听说那里的条件要比项目部和一工区还差得多，尤其是三工区，从项目部开车过去还要两个小时，隧道开于崖壁之上，大桥接于深谷之中，是真正断绝人烟的地方。我敬佩这里的同事们，完全脱离城市，僻处深山，在青春的年华里选择成为“隐士”，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，坚持着，并以极高的效率推进工程前进。

我曾以为永嘉项目是一颗并不可口的果实，然而出去看看，外面艰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华丽高速还不是公司最苦的项目，文麻、新疆那边的条件还要恶劣。

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可以出去看看，我们离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还相去甚远。人生有许多选择，我们要做的不是选出最好的一条，而是选择一条，然后，坚持向前。

而两位老人赋予了这山这水不一样的含义，令人动容。爱情容易觅得，却不易终老。刘国江和徐朝清相伴一生的爱情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特别弥足珍贵。

由此及彼，想到工程施工行业的工作特殊性，很多家庭几乎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，一年在一起的日子十分有限。但为了这短暂的团聚大家宁愿像候鸟一样迁徙：寒暑假的工地热闹非凡，一开学项目部又显得格外安静；除夕佳节不管回家要换多少种交通工具，也一定要按时坐在团圆的饭桌上。外人也许不懂这份奔波为了什么，但工程人明白，是爱是信任让各自坚守。平淡的流年也冲不走相伴一生的誓言，十年又十年，还是那个当初的你和我。若将一个小家比作一步阶梯，那么这么多幸福家庭组成的也是通往爱情的天梯。

斯里兰卡，在僧伽罗语中意为“乐土”或“光明富庶的土地”，让我很久以来对它充满了好奇。2018年初，我和几个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出发，约好在首都科伦坡汇合，再由本地向导带路。由于我提前一天到达，只有先独自行动。

可能是国内各种高大上的机场见得多了，相比之下，科伦坡的机场感觉就像国内的一个客运站。出了机场，选择机场大巴去市区，车票倒是不贵，相当于5块多人民币。在摇摇晃晃中眯了一会，到了期待已久的“市中心”，可是下车之后竟让我大感意外，呈现在眼前的是杂乱、破败、落后的景象，甚至比不上国内的乡镇市集。难道这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？

路边餐馆没什么环境可言，食物首先看起来就不吸引人，随便点份炒饭，加了服务费还是很便宜。之后在附近看了几家酒店，都不太满意，最后看的一家，进门才跟老板谈了两句整条街就停电了，这种诡异的情形让我感觉很不适应，于是坐在路边拿出手机搜索合适的酒店。过往路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，这种感觉让我局促不安。天色越晚，在异国的我越是慌乱。最后选定一家3公里外网上评价不错的酒店。坐上一辆“嘟嘟车”（本地出租车）向着目的地出发。司机是个热情的人，跟我说他们很喜欢中国人，斯里兰卡游客不多，但在这里常驻的中国人不少，因为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帮助他们建工程。我告诉他，其中就有我们公司承建的高速公路。

这家酒店倒是令人惊喜。舒服的一觉醒来，是上午八点多，拉开窗帘的瞬间，明亮的阳光洒满整个房间。这是一个独栋带院的小别墅，南亚风格，院子里开着白色的不知名的花，房主见了我微笑着说着早安。门口的巷子整洁而幽静，热带树木在风中轻轻摇摆，地上的光斑不停跳动。原来这一片全都是别墅小院，跟昨天去的地方相差甚远，想必昨天去的是“棚户区”吧。斯里兰卡将不再悲伤，迎来更加明媚的明天。

## 行在斯里兰卡

□ 郭孟春

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，它被无垠的海岸线包围着，随便一处海滩都足够让人驻足。蔚蓝的大海，金色的沙滩，翻滚着的白浪花，能让你暂时放下所有烦恼。

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，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茶叶出口以及矿业宝石出口，还有新发展的旅游业。其中锡兰红茶的美誉想必喝茶的朋友都有所耳闻。由于战乱原因，整个国家缺少工业，物资匮乏，机械、电器、电子产品基本靠进口，大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进口车，而手机多是中国品牌。也正是工业缺乏的原因，他们的自然环境才得到更好的保护。

在斯里兰卡的时光愈发让人留恋。优美的高原茶山小镇，著名的古人类文明遗址，舒适的海边酒店等，都适合用来发呆消磨时间。我也越加感到斯里兰卡人的淳朴，现在想来，起初那路边诡异的眼光，可能只是他们出于一种好奇吧。我对之前的戒备之心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今年4月21日，斯里兰卡发生多起爆炸恐怖袭击，悲伤弥漫着整个国家。斯里兰卡，10年前才结束了长达25年的内战，在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宁之后，如今遭遇到了这样的不幸。回忆起在斯里兰卡的旅途，我对他们的遭遇深感同情，不由得感慨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多么可贵。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推进，公司在斯里兰卡的工程项目正有序实施，为当地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。相信，有着更多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充满真诚、拼搏奋斗的建设者为他们带来帮助，斯里兰卡将不再悲伤，迎来更加明媚的明天。



归航曙光

郭孟春 摄

海滨城市的温州，有美丽的海滩，广阔的海水。而我们最日常的活动却不是逛海岸、吹海风，而是爬山。因为我们的温州高铁新城项目驻地，就在大山深处。温州的山不像高原的山巍峨险峻，也不像平原的小山头，最适合饭后散步。

傍晚来临伴随着夕阳西下，开始了饭后的惬意时光。有吃饭不敢多吃、每次吃完就快快离开的同事，有每天喊着减肥但就爱吃肉的同事，还有说自己怎么吃都不长胖的“气人”同事。大家互

的渺小，总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在这大山深处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，什么时候能够迎来工程胜利的曙光和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虽然每天项目部的生活有些重复，或者单调，但每天能这样看看风景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让整个人放松放松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扎根在繁杂的工程世界，又能从中找到一个通气口，沉静下来感受每一棵树、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朵鲜花，忘却人生路途的奔波和疲劳，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惬意吧！

## 爬山记

□ 杨夜雪

相吐槽着，欢笑着，结伴而行爬山，聊着工作、生活、新闻、八卦，不知不觉就已到达山顶。

每每站在高处眺望海滨城市的夜景，都感慨良多。山上的景色一下子就把烦恼和不好的心情冲散了。看着霓虹璀璨的瓯海大道上穿梭的车辆，就感觉到自己

风  
起  
李  
丹